

澜溪老街傍江而行,方圆不大,一去二三里。江是明代《量江记》中那个江,镇是盛唐设置的古道水驿,街还是明清时期的老街模样。只是,时光悠悠朱颜改,多少世事已随滔滔江水淘尽,让人凭空生出些许落寞来。

儿时跟着爷爷去澜溪老街,总是被他一只厚实的大手牵着,在磕磕绊绊中半睁着迷迷糊糊的双眼,抵达雾气与热气蒸腾的街巷。赶集要趁早,我的睡意是在弥散着各种美味异常的香气中逐渐苏醒过来的。我被拖拽着,眼巴巴地盯着每一个打我眼前掠过的美味,糖画、糍粑、小笼包、锅贴、油豆腐、糖三角……木呆呆地咂着嘴巴,期待爷爷给予的偏爱早点到手进嘴。

爷爷常与人笑谈我嘴巴的刁脾气的倔,每次都会指着不同的新奇食物,不得到首肯绝不撒手。爷爷则独喜欢当街坐下吃他的老三样,王有德家现磨现做的豆腐脑、大通茶干和中华白姜。开吃前,爷爷还总是要拿他的心头爱逗弄我一下,见我确实没有兴趣吃一点吮一口,才喜滋滋地敞开怀享受属于他的好滋味。

吃饱喝足,爷爷照例要到百年理发店去整整他的长眉毛、硬胡子、白头发。据说,他家的镜面是从英格兰进口的,理发椅是从德国进口的,而剃刀、荡刀布、围腰子则是本土最传统的家伙什。那时,米寿之年的朱友敏还在从事这种毫末技艺,顶上功夫,直至上寿才仙游太虚。经营这样一家由祖传技艺与进口设备相映成趣的店铺,本

秋风徐来玉米香

□汪厚明

浅秋的风,没有春风那样温柔,也没有夏风那般地燥热,更没有冬风那样的凛冽,只是带着一丝丝凉意和寂寥,悄悄地来到人间。在它催促下,一望无际的青纱帐,仿佛一夜之间换上了黄色的毛衣。阵风徐来,带有泥土气息的空气里,夹杂着一阵阵玉米的芳香。那浓淡相宜的味道,弥漫天空,沁入心脾。仿佛醉了大地,醉了人间。

初秋的老家,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水是清的,山是绿的,大地是彩色的。大豆、水稻和玉米等农作物日趋成熟。尤其是成片成块的玉米地,率先换装,与大豆和稻谷青黄有别,加上高矮显著,凸显层次感,仿佛一支排着方阵的威武雄师,特别耀眼。又好像是秋的使者,把浅秋提前带到金秋,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中秋节前后,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。许是玉米想回家的缘故,牛角似的玉米棒,就像朝天叫喊的喇叭筒,与秋蝉一起,长一声,短一声地呼喊着重人,我要回家!这个季节,玉米飘香,采收忙碌。除去外出打工的年轻人,老人和孩子都忙着收玉米。收玉米很忙,掰玉米、砍玉米秆、清理玉米地、挑玉米棒……那忙碌的场景,就像跳跃的音符,弹奏着一曲曲丰收的凯歌。

玉米刚成熟,村民为挣钱,把早熟的嫩玉米拿到城里先卖。上市的嫩玉米不但好吃,而且价格昂贵,于是,城市卖玉米的摊点多了起来。每每走在大街上,看到摊点上早熟的嫩玉米,总有一种说不尽的情愁。日子就像一首老去的歌谣,逐渐被人们遗忘,可那沉甸甸的玉米棒,那清香的味道,却始终在我心头。

闻着那熟悉的味道,又勾起我儿时烤玉米的旧事。记得有次我与几个小伙伴玩饿了,偷掰邻家的玉米,又怕被大人发现,每块地只敢掰两三支玉米。我们偷来的玉米架在柴火上烧烤,那玉米被烈火烤得漆黑,虽不好看,但很香很脆很可口,小伙伴们个个嘴巴吃得像长了黑胡须一样……每每想起,那香喷喷的味道,仿佛还在鼻尖萦绕。

浅秋时节,挨家挨户的村民在自家庭院的稻场上剥玉米。剥玉米是很有讲究和方法的,从中有许多技巧,比如先用锥子或剪刀在玉米棒中间开一条缝,不但好剥还剥得快。还可以用剥过的玉米棒骨帮衬着剥,这样不伤手。剥下的玉米粒,铺在稻场上翻晒,那玉米粒,在温暖的阳光下,就像一颗颗耀眼的黄金牙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散发着淡淡的芳香。

农户把晒干的玉米粒收纳起来,先把种子保存下来,其余留着慢慢享用。为防止玉米种子虫蛀,通常保存在玉米棒,把头几层外衣脱掉,留下最后一二层干净的玉米衣,把两个以上的玉米棒外衣衬在一起,先是挂在外面晒干,然后再挂在屋内凉着阴干,或做种,或留着吃老玉米。那一串串金黄色的玉米棒,历久弥香,煞是诱人。

每逢这个季节,那淡淡的玉米香,仿佛随秋风从家乡的天空飘散而来。那特有的香气,我甚至连想都不用想,就知道是家乡的玉米味。它不会随时间消逝,而是慢慢沉淀在我心坎里……

身就是一个时代的热点,怎能不吸引像爷爷这样怀旧又念旧的人光顾呢?

直至悠悠岁月为小店裹上历史的包浆,再把它们一一掩进旧时光的尘埃里。

上至武汉下至上海,八百里皖江逶迤至此,成就了鹇江水岸。机船隆隆,帆影点点,独特的水口景致,吸引

澜溪老街旧时光

□李梅

着四海八荒的商客,矗立江岸的古牌坊则是下船登陆的古镇标志性建筑。

鹇渚升起灿烂的晨曦,赶集客的脚步也稠密起来,红庙钟声一息三叹地由远及近传来。爷爷据此判断时辰的早晚,赶紧选购生活必需品,及早转回家,生怕误了庄稼地里的农活。

可叹生的晚,没能浸染古澜溪书院的笔墨书香,没有赶上澜溪女子中学的美好时光。想必,身穿蓝衫布裙,梳着学生头,聆听旗袍加身的女先生娓娓讲学,在那个动荡蒙昧的时代,也是不可多得的幸福吧!然而,近在咫尺的大士阁青烟缭绕,与钟声洪亮的天主教堂并存的历史遗迹,又让我的心思在海晏河清的现世安稳中沉寂下来。

自学校里来来去去,总能看见一位呆坐江岸斗笠蓑衣的蓑蓑汉子,只与人拉呱不容别人讲价,一板一眼地贩卖着收获颇丰的江鲜鱼蟹,一副自得其乐的逍遥模样。

路过明清古井,又总可以听见咳里咳吧的轱辘在与粗大的井绳暗暗较劲。老少爷们汲水时的调侃笑语,追

着耳朵把我送出很远很远,及至人到中夜午夜梦回的睡意中。

随着电子表电子钟电子秤的兴起,本已濒临淘汰的行业——夏洪兴老秤行,被一首老歌召唤,重新赢得了一批旧人的欢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,那秤砣是老百姓……自此,这样秤除了具备称重功能还被赋予更丰富的寓

意,供人们谈史论今。

天光西垂,夜幕笼罩,羊山塔影在引航的灯火中影影绰绰,岿然屹立。行驶至此的鱼船客轮,不以灯火向那阑珊之处庄严地行着注目礼,间或,一声汽笛长鸣,巨型身姿泰然穿梭而过。

新洲灯火也在夜色渐浓中次第沸腾起来,一排排宛如火龙游走,一颗颗好似江上明珠,一点点灿若星子。夜,以它的沉静,温柔以待每一盏橘色灯光。

最爱五月初午,澜溪河上赛事兴起,龙舟争渡。喧腾的锣鼓把四里八乡的百姓都吸引来了,河边不断有人被挤下水去,一身透湿,又在大家的嬉笑怒骂声中尴尬地爬上岸来。人群中你挤着我,我挨着他,好不容易勉强找到一个空档,只为看那一抹离箭般的鲜红赶上了明黄,或是红头巾甩掉了白襦袂。就算是激越的呐喊快把耳膜震破了,任谁也舍不得从拥挤的人群里退出来。

江南水乡囍,惯看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。青石板横,红麻石纵,各街各巷自有各自的传统规制,老祖

宗依山傍水择善而居的大智慧,令今人只有赞叹称绝的份。斜睨坑洼不平的石质街面,在湿润的江南季风中泛着潮润,仿佛一席破败沧桑的古道,镌刻着车马牛驴的印记,让人不忍再触及再践踏。

我从古意盎然의街巷走过,皮鞋踏出的足音依然还保持着清脆的回响。然而,这个昔日荣极一时的小上海,终究敌不过风雨如晦的旧时光,古镇老街的式微景象,放眼可见。

行走在澜溪老街,我惊异于内心的平静,是那种不再眼馋嘴馋心馋的淡定,无所求似的从容。是假尔远去的时光带走了爷爷的宠溺,还是我在纷繁岁月的如梭编织中丢失了纯真?不得而知。

临街的店铺,散漫地营业着。只是,鲜有几家营生能靠它正经养家糊口的,只是寂寞地敞着怀,不忍在繁华之地隐去罢了。就连荣极一时的百年理发店,都是一副寂寥幽深模样,充斥着百年夙静。现任理发店的陈师傅,也是忙少闲多。向阳的街面,一排排一串串晾晒着时令江鲜,三五负喧老妪,以当地的话叽里咕噜地谈今叙往。

老街在这份安逸中更加娴静,时光在这份闲散中越发的陈旧。

慵懒的猫咪与无聊的阿黄,相向不远就地躺平,寂寥的尾巴随着秋阳扫来扫去,漫摇散淡。老街春花秋月的好时光,早已在岁月如歌的涤荡中斑驳如尘,终将成为我记忆长河中的一抹红尘。

以时间为节点,与眼前这遗存千年的风貌相对,我想,每一位徘徊在大通古镇澜溪老街的游人,都会结着丁香般的愁怨。



山水秋色

李昊天 摄

金粟晚香

□路来森

在晚间,金桂开在明月下。很容易,就让我想起从前,从前乡居的那些日子。

那些年,父亲还在,父亲喜欢养花,花中就有两盆金桂。金桂花开的秋天,父亲常常在金桂前徘徊,无他,赏花色,品花香矣。若然在晚间,父亲则常常在庭院中安放一张小桌,泡一壶粗茶,一边品茶,一边就享受那花香漫漫的明月夜。有些时候,我也会站在庭院中,我不是品茶,我只是站着,站着远望月下朦胧一团的桂花,嗅闻月下郁郁的金桂花香。那可真是花香如水,一阵阵地花香,在庭院中弥散着,氤氲着,感觉整个人,都被花香包围了。花香微甜,有一种蜂蜜流淌般的感觉;夜渐深,湿气重,花香也变得凝重下来,给人一种湿漉漉的黏稠感,这种黏稠感融入明灿的月光里,就觉得,那月光仿佛也在流香。

有时,父亲会忽然起身,走向盆中的桂花,采几粒桂花放入他的茶壶中。父亲所饮之茶,是一种大叶子的红茶,茶香不足,采几粒桂花放入其中,可谓增色增香。此时的父亲,也有了一份达人的风雅。要睡觉了,回到室内,我常常会特意打开窗户,让那金桂花香漫入室内,真是一种水漫般的感觉,那花香漂浮床头,味道里融入了一份室内的暖,香气便有了一种“浮”的感觉,轻飘飘的,仿佛是一种“天外之香”。

于是,枕着花香睡去,睡去……真是一种难得的福分。

立秋前后,正是菱角上市时节。可江南的初秋依然很热,离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,还有一段时间。周末去菜市场,已经上午九点,这个时间段,菜摊上的菜剩得差不多了,进市场买菜的人也少了很多。路过市场角落时,看见有菱角卖,便走了过去,台子上的竹篮里,铺着一层干净的塑料布,布上有一堆深紫色的熟菱角,问了一声,听见熟悉的乡音。卖菱角的人,虽不认识,但从口音上可以听出来,她应该就是老家附近某个村子里的人,于是很干脆地买了一些。

菱角的尖角刺破了塑料袋,不小心碰到腿上,还有些扎人,但拎着菱角,心里是开心的。煮熟的菱角剥开,吃上去粉粉的,口感不错。和妻一起吃菱角时,她咬不动的菱角,都递给了我,我一个个地咬开,菱角碎碎的粉也从嘴角掉了下来,觉得有些可惜,但更多的菱角,还是刺激着我的味蕾,成为我的一种独特记忆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,自己在河里摘菱角时的情景,翻看水面上的菱,便能看到它叶柄的基部,开着小小的白色的花,结着青绿的菱角。新鲜的菱角清甜,摘一个,放进嘴里咬开,菱角皮有些青涩的味道,里面的菱角却是清新而甜的,那是很鲜美的滋味。

在家乡,可称水中鲜的,还有很多。李白的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,写的就是我的家乡。诗中有“跪进雕胡饭,月光明素盘”的句子,雕胡饭,就是菰米饭,菰是茭白,菰米是茭白的颖果,长长的,浅棕色,或紫黑色。菰米煮熟,盛在明如月色的素盘里,好看得让人不忍下箸。家乡水畔多茭白,可我不曾见过有人收过菰米,也无缘一尝李白诗中写的“雕胡饭”,总觉得是件很遗憾的事,但茭白的嫩茎,是常吃的。鲜茭白,可以生吃,但味清淡。茭白如笋,是君子菜,可荤可素。茭白切滚刀块,可与肉同炒;茭白切细丝,与红椒丝同炒,佐饭极好。

藕是深埋于淤泥里的,莲出淤泥而不染,藕也是。农历六月的花香藕,是爷爷最喜欢的一道菜。花香藕,吃的是其本味,不需油盐,切薄片,摆盘即可,雪白的花香藕,摆在素色的浅盘里,看着,就有一种清凉感。花香藕入口,脆嫩甜爽,是很好的下酒菜。夏天,爷爷的下酒菜里,除拌黄瓜、拌西

茗山散记

□林积才

山不在高,有“茗”则名。金秋时节,徒友相邀翻越位于青阳和铜陵交界处的茗山。

我们从铜陵市天门镇戴村水库沿着山村小道向茗山方向迈进。不远处一个农人正在田地里收获生姜,生姜白嫩如佛手。问什么价格?笑答不卖,自家吃。几只母鸡悠闲地迈着小步在路旁觅食,心无旁骛。田野里晚稻一片金黄,如同驼背的老人,让人想起了“虚怀若谷”。

一条山路蹒跚着进入林中,落叶满地,野草深深。一只蜘蛛在枯竹上攀爬,行动迟缓。路旁黄色的南瓜花,红色的益母草花,白色的飞蛾藤花,粉红色的百日菊,正竞相开放。蓝色花的鸭跖草格外醒目。一行人从北面山坡往上爬,男男女女,有说有笑,七弯八拐,来到一片绿色竹海中。耳濡清风徐来意,目及竹浪起伏时。有人提议在此拍照留念,于是在“生活甜不甜”震天响的口号声中,留下了仲秋季节的美好回忆……

同行的董老今年85岁,身体十分硬朗,家住茗山北面的铜陵市天门镇西陵村,他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散文《茗山竹海》。据董老介绍,茗山深藏着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。抗日战争时期,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青铜贵抗日游击队进驻竹海深处,搜集小鬼子情报,掌握小鬼子行踪,准确打击小鬼子,让日本侵略者不敢明目张胆地在青铜贵交界处猖狂。百姓感激人民军队,用竹叶编草鞋送给子弟兵,穿它翻山越岭,多消灭日寇……正当我们沉浸在红色茗山故事时,有人说到山顶上了。果不其然,那高大的刺槐树如同守望的哨兵,站在铜陵和青阳的分界线上。

走下山坡,一水泥路蜿蜒山间,沿途有军房、车库、岗哨、食堂、俱乐部等散落左右。原来这里是神秘的“军事管理区”遗址,据说曾经是某部队的驻地。现早已是人去房空,房顶塌落,铁门生锈……历史的残垣湮没在一人多长的荒草之中。路边狗尾草草在秋阳里随风摇曳,迎着阳光露出金色。让人

红柿外,最常见的就是拌花香藕了。爷爷每次见到我,总会夹一些花香藕给我,那种脆甜的味道,我总也忘不了。

荷塘在夏天,是一道风景。绿荷如盖,红花妖娆,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青青的莲蓬,“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”是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中的句子,我也做过溪头卧剥莲子的无赖。莲蓬剥出一枚枚青青莲子,莲子雪白,淡淡的甜,翠绿的莲心却是微苦的。长柄的莲蓬,剥去莲子后,晒干,灰褐色。两三枝干干莲蓬,插在深色的陶罐里,很耐看。

深秋,荷叶残了,荷塘里的藕却是最好的时候。下塘挖藕,是辛苦活,但从塘底挖出一根又粗壮又长的藕时,心里是满足的。老藕,可炖排骨,锈色的汤里,暖胃,也暖心。藕切块,可煮藕粥,已经记不清那碗淡紫的藕粥,温暖了几时多少个冬日的清晨了。藕粉,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,多少显得有些奢侈。冲一碗藕粉,加一些糖,温软甜滑的口感,让人不敢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熨帖的食物。

灾实,家乡人称之为鸡头米。采灾实,是有些费劲的事。灾实果实外皮刺多,有个尖嘴,形状有点像鸡头,采灾实要除带刺的果皮,取出种子,再除去硬壳,晒干。小时候,灾实是做成甜汤吃的,想要吃,得等到有人家办喜事的时候,才有机会解个馋。现在,每年也会煮一两次灾实吃,但总吃不出儿时的甜味来,也许某些关于味道的记忆,也会欺骗自己吧。尽管如此,可我还是觉得家乡水出的一些植物,带给我的味觉记忆,仍然那样美好。

